

文明交往与巴林伊斯兰社会变迁^{*}

韩志斌¹, 李 铁²

(1.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2. 西安文理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 处于东西方文明交往中的巴林, 在中东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文明交往视角来看, 巴林伊斯兰社会的变迁特征主要表现在: 文明交往的历史贯通, 对外交往的开放结构, 经济交往的多元格局, 传统与现代交往的社会风貌。现代巴林在历史与现代文明的交融中, 激荡出独有的文明, 散发着极具特色的文化魅力。

关键词: 文明交往; 巴林; 伊斯兰社会; 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 G 112 B9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09)03-0076-05

巴林是海湾国家中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 但其重要性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处于东西方文明交往中的巴林, 在中东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巴林被称为“海湾的新娘子”, 其独特、新颖的地缘、经济与文化魅力吸引着一代代学者用宏观的视角、炽热的情感和诗意的笔触, 勾画着巴林古老而年轻、传统又现代、靠沙漠且面临海域的多姿多彩的历史图景。

一、文明交往的历史贯通

“文明”一词一直是近几年来学术界争论的主流命题, 彭树智先生“文明交往论”观点的提出, 成为“文明”争论诸命题的崭新理论。¹“交往力”是彭树智先生在《文明交往论》中提出的一个突破性的、革命性的创新观点。“文明交往形成的交往力, 同生产力相互作用, 分别组成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横线和纵线, 彼此交叉璧联, 织成色彩斑斓的多样性历史画卷。”^{[1]5}交往力是文明交往的推动力, 它和生产力一起构成人类社会前进的主动力量。

1 交往力对巴林历史演进的影响驱使不同文明在巴林交融和碰撞

文明交往的横向交往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含有典型的地缘性特征。交往力使地缘上不同的文明个体实现互动、整合、交融。从世界上各种文明所具有的内在特质来看, 交往的力量使每一文明都有其他文明的影子。欧洲文化和科学技术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伊斯兰世界“借来”的, 恰如伊斯兰社会几百年里通过经商、征战和殖民媒介从中国借用“先进文明”一样。在早期的文明交往活动中, 巴林同两河流域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等诸文明主体之间存在着政治、商贸、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巴林经历了海湾地区文明交往史的动态流变, 形成了阿拉伯性、伊斯兰性与海湾地缘性相统一的文明特征。在殖民主义体系解构, 全球化、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体系建构的进程中, 巴林的现代化经历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双重使命, 进行新的内外文明交往。

2 交往力对巴林文明的影响推动了巴林社会的飞速演进与变迁

文明交往包括两层不同的含义, 即横向交往和纵向交往。从文明交往的纵向角度来看, 人类社会的

收稿日期: 2009-02-25

作者简介: 韩志斌(1975-), 男, 内蒙古太仆寺人,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历史与现状; 李 铁(1977-), 女, 内蒙古临河人, 西安文理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明交往与文化学。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项目负责人: 陈佳贵)“世界列国志·巴林卷”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生产力演进是交往力的结果。原始工具的渔猎文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农牧文明、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全球化的信息知识经济文明可以归结为文明交往的纵向发展,它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是生产力革命性变革式交往的结果。这种交往是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的排斥性交往,先进文明的产生是建立在落后文明崩溃基础之上的。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时间的历史学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2]174}从世界历史的纵深处与长时段来看,巴林文明体系在地理、社会两个层面的演进中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方面,巴林的地理概念在历史交往中逐渐缩小。巴林的古称为“两海之地”,即沙漠和湖泊小海之间的地区,相当于现在的海湾,或者叫洋湾、卡提夫湾、巴士湾,一般指伊朗高原南部、两河流域东部、阿拉伯半岛东北和北部以及阿曼湾北部之间的陆地和水域。古代阿拉伯地理学家所熟知的“巴林海岸”指的是今日的卡塔尔、哈萨地区和科威特地区。^{[3]501}现代国际法主体意义的巴林地理范围已经大大缩小,含义远不及其历史概念。另一方面,巴林社会影响在诸文明交往过程中的空间与广度不断扩大。由于巴林在海湾地区处于交通枢纽的重要位置以及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商贸根源,因而自古以来一直是历史行为体所垂青的对象。从巴林考古的现有成果来看,其石器文化中显示有印度文化、叙利亚文化在巴林的交往印迹。巴林西海岸的农耕和畜牧生活变迁,自古以来就和周边的商业贸易特别同海上贸易密切相关。巴林发现的黏土图画、楔形文字的记录、两河流域的印章以及神庙都表现了巴林本土的物质形态,这是巴林文明、苏美尔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交往的结果。

3 交往力对巴林文明的影响推动了巴林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发生变化

在文明交往的历史进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文明重心的产生和转移,即强势文明的角色转换,实现以上文明的延续和文明重心转移的根本动力就是交往力。虽然巴林没有留下史书,但从阿拉伯各国的古籍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 3 000年前后,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原始的国家——迪尔蒙国。巴林岛上泉水丰沛,绿洲葱茂,还有大片盛产珍珠蚌的浅海滩,吸引了许多阿拉伯半岛上的居民来岛上定居。据研究,古迪尔蒙国一度非常繁荣。但在公元前 2795~公元前 2739年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企图打通波斯湾到印度洋的商路,故而数次摧毁了古迪尔蒙国的都城,致使这里的文明被毁灭,很久以后才出现了新的城市。在公元前 1 000年前后,地中海的腓尼基人征服了巴林,把它建为波斯湾的转口贸易中心,巴林又变得繁荣起来。公元 309~379年,巴林遭到波斯王国长达数十年的进攻,最后巴林岛上的古阿拉伯人被杀光。城市被夷为平地,水井被堵死,船只被烧毁,树木被砍尽,昔日繁华的巴林岛变得一片死寂,荒凉萧瑟。直到公元 622年,阿拉伯人收复了巴林岛,这里才获得新生。公元 894年,岛民起义,宣布脱离阿拉伯哈里发国独立,巴林进入历史上最强大和最繁荣的时期。但是,阿拉伯哈里发不甘心失去巴林这块风水宝地,公元 1057~1058年,哈里发攻入巴林,屠杀“邪教徒”,摧毁了岛上的所有城镇,放火烧光果园和棕榈林,致使麦纳麦等城市再次被毁灭,文明又一次遭受致命的打击。以后,巴林作为一个小酋长国,长期臣服于阿曼苏丹国,并先后沦为葡萄牙和英国的殖民地,直到 1971年才获得完全独立。在各种行为体的战争交往中,巴林文明不断上演着“兴盛—衰败”的历史剧。

二、对外交往的开放结构

巴林对外交往的开放结构与海湾文明交往的三大因素密不可分:即阿拉伯的民族性、伊斯兰的宗教性、海湾的地缘性。阿拉伯民族与伊斯兰教作为海湾乃至中东的文明资源对于巴林对外交往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民族宗教资源深深侵染到巴林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深处,直接决定了巴林对外交往的基本取向。有学者认为,身居内陆或与海洋缺乏联系的国家,其统治者和国民心态一般心胸狭隘。面对广阔海洋的国家,其统治则表现出一种开放、宽容的机制^[4]。巴林的阿拉伯人具有开放性、忍耐性、勇敢性、适应性的性格。伊斯兰教是入世性、政治性极强的宗教,一直对巴林的政治、法律、教育、日常生活等领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这种伊斯兰教之魂对巴林对外交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巴林的对外交往自主特质,即开放的心态并不等于在对外交往中随波逐流,而是表现出自己的民族个性与独特传统。文明的本质特征首先取决于该民族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与局限性。地理环境对文明影响的各种事件,尤其表现了交往的至关重要性。^{[2]176}巴林作为海洋深入陆地地方的地缘性决定了巴林地区政治、军事战略的优越性,其众多岛屿在航海业、商业和城市发展方面,在海湾地区处于领先地位,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其对外交往的开放性。

1 在对外交往上,巴林一直努力与美欧等西方国家保持亲密联系

巴林在对外交往中奉行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反对外来势力干涉海湾事务。独立以前,巴林地区一直是大国角逐之地,与大国政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独立后的巴林在五个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一是允许美国在巴林建立军事基地。1971年12月23日,刚刚独立的巴林与美国签订一项使用祖法尔军事基地设施的协定。1974年10月初,巴林允许美国小型舰队在巴林岛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就是巴林海军基地,驻扎了美国中东部队的5艘舰只,常驻美国军事人员达3000人左右。二是美国是巴林先进军事装备的供给国。由于与美国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巴林在中东地区进口美国先进武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三是领导人互访。巴林与美国高层官员互访不断,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科恩,前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等高级官员分别访问巴林,巴林国王哈马德曾三次访美。四是在重大问题上同美国保持一致。“9·11”事件后,哈马德召见美国驻巴林大使,宣布巴林在打击恐怖主义上始终与美国站在一起。布什称赞巴林是美国“伟大的朋友”。五是加强经贸联系。巴林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美国是巴林第一大贸易伙伴。自从美国宣布启动2010年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以来,巴林是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与美国发起《美国—巴林自由贸易协定》对话的国家。

2 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一员,巴林时刻注意本国的伊斯兰属性,与海湾国家寻求睦邻友好

巴林对伊斯兰世界交往的指导性原则是在不触动本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寻求和谐、求同存异的多边外交,以解决大范围的跨国议题。巴林与伊朗关系一波三折,历史上巴林所在领土一直是波斯觊觎的对象,直到两伊战争前夕,伊朗还一直认为巴林是伊朗的历史构成。1997年,哈塔米当选为伊朗总统,两国关系出现缓和迹象。2002年8月17日,哈马德国王对伊朗正式访问。2005年10月,巴林外交大臣哈立德与到访的伊朗外交部长穆塔基在麦纳麦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巴林和卡塔尔之间的领土争端主要集中在两国海岸间的哈瓦尔(又译海瓦尔)岛。两国领土之争在2001年出现转机。2001年3月,巴林与卡塔尔签署了协议,两国关系迅速升温。2001年3月17日,卡塔尔和巴林宣布全国放假一天,以庆祝两国解决了持续70年的领土争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巴林与伊拉克的关系出现缓和,随后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2003年初,在美英联军即将对伊拉克发动大规模进攻之际,哈马德还在为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而奔走游说。伊拉克战争后,巴林要求国际社会尽快参与伊拉克重建,认为一个统一、稳定、拥有主权的伊拉克是中东地区实现和平的基础。

3 巴林主动参与国际社会的世界性事务与活动

巴林作为国际政治的行为体,在参与国际社会进程中并不仅限于政治与经济层面。在2008年8月北京第29届奥运会上,巴林运动员拉希德·拉姆齐获得男子1500米长跑金牌,这是巴林历史上的首枚奥运金牌。这一规范于体育范畴内的行为体现了巴林参与全球化与国际社会的主动性。

三、经济交往的多元格局

巴林经济交往的主题内容是石油。早在公元4世纪,腓尼基人在海湾地区开展贸易活动的时候,就是用当地一种黑色液体照明。这是石油资源的最早记录。到了20世纪60年代,石油使得巴林等海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与国际关系发生了深远意义的变革,并且成为文明的试金石。

1 石油对巴林的影响

第一,石油是巴林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原动力,推动巴林经济结构从以农牧经济为基础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族社会向以经济交往为链条的现代社会转变。

第二,石油使得巴林从昔日不起眼的文明边缘化地区成为军火、金融、资本积累、西方力量与外籍劳工聚集的中心。

第三,石油又是巴林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润滑剂。巴林传统的历史资源主要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巨大塑造力,巴林现代化进程必须克服伊斯兰教与巴林现代化问题,二者的动态多边性和涉及面广的复杂性,使得巴林现代化进程难度陡增。但石油所带来的滚滚收入使得现代化面临一些结构性难题,如贫富分化、社会的挫折与困境得以化解,增加了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适应性,使得巴林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进程畅通无阻。

第四,石油带来现代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巴林家族化、继承性的埃米尔制度,增加了君主制的合法性。

第五,石油的国际化、战略性与不可再生性天然属性,不但加速了巴林城市化与现代产业结构的成熟,以及全面的现代化和经济的全球化,而且还增加了巴林在国际政治中的魅力与影响力。

2 巴林在经济交往战略方面的特点

第一,针对产业结构偏重石油经济的状况,巴林兴办了各种原材料加工工业,使经济发展多元化。与海湾其他国家相比,巴林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有限,经济自给能力不强,为此巴林政府采取多项措施,积极构建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格局。20世纪70年代,巴林岛上掀起了工业扩大的第二次浪潮。1971年投产的巴林铝业公司就是规模较大的一个项目。21世纪,巴林经济发展的多元化格局更加明显。除出口原油外,巴林还是第一个进行石化工业开发的阿拉伯国家。服务部门(包括旅游业、银行业)与冶炼业、铝制品等重工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大力发展以金融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巴林的电信、交通设施在海湾国家中首屈一指。1969年,巴林建成了中东非洲地区第一个卫星地面站。巴林首都麦纳麦机场是海湾最早具有接纳喷气客机条件的机场。许多外国银行都想在海湾地区发展业务。为吸引外国银行投资,巴林政府于1975年颁布了允许外国银行开设沿海开发分行的规定。除不征收所得税外,还保证这些沿海开发分行可自由向母国转移,对储备比例和利息率也不作限制。由于时差关系,巴林银行业在营业时间内可赶上东京金融市场的收盘时间和伦敦市场的开盘时间,因而两地的同日交易得以实现。

第三,巴林经济自由度比较高。1999年,美国《华尔街报》曾把巴林与卢森堡并列评为全球经济自由度第四位。巴林制订的21世纪发展目标是把巴林建设成为国际分拨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外国直接投资合作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和技术培训中心。

3 巴林经济交往与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

第一,外籍劳工的大量存在。2003年,外籍劳工占巴林总人口的37.9%,达261463人^[5]。私人企业职位中有3/4的外籍人。巴林岛上的外籍社区文化程度和生活待遇两极分化:一方面,这些社区包括一些具有高级学位或专业技术训练的人员。根据1981年人口调查,已经有1/3的非巴林人口受过中学或者以上教育,几乎10%的人口拥有大学或者硕士学位。另一方面,没有文化和技术的劳工住在非标准营房,他们得到的工资较低。非法外籍劳工的大量存在严重影响巴林劳动力市场管理和就业。巴林政府采取积极措施,用本土劳工代替外籍劳工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第二,巴林什叶派运动的抗争。巴林什叶派虽占人口多数,但政治地位低下,经济大多贫困,并遭到多种歧视和限制。长期以来,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反政府力量联合反对哈里法家族的统治。20世纪90年代以来,什叶派与政府的矛盾激化。面对什叶派的抗争,哈里法家族采取多种措施,以强硬政策予以回应,但近年来,巴林当政者也实行有限改革,而这无助于根本解决什叶派问题。

第三,巴林国内盛行的反美主义。巴林作为伊斯兰国家,其现代化进程中经常出现反西方化的现象,反美主义就是最普遍的例子。这种现象的导火索一般都与国际政治联系在一起。2002年3月22日,美国驻巴林首都麦纳麦大使馆发生强烈爆炸。此前麦纳麦曾举行大规模的反战示威,示威参加者企图占领美国使馆,但被警察驱散。“爆炸和游行应该属于巴林民众的个人行为,跟政府无关。”^[6]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民众在巴林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的愤懑与不满。

四、传统与现代交往的社会风貌

巴林在阿拉伯语中是“两个海”的意思。因为巴林周围的海与世界其他各地的海不同,流入这里的幼发拉底河水是甜淡而清澈的,在相当大的海域内形成了一个难得的淡水区域,也就构成了海中有海的奇特现象,即一个是人们司空见惯的咸水海,另一个则是罕见的淡水海。两个不同颜色的海,营造出落差很大的视觉对比,把美轮美奂的景色展现在人们面前。与两个咸水、淡水海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林社会风貌表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即开放性的时代意识与传统性的文化形态并存。

1 社会面貌的二元形态

漫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街头,你可以看到市内古老的风物与现代化设施形成鲜明的对照。一边是

高耸入云的摩天高楼和豪华的银行、旅馆、新式住宅、雅静的外交使馆和宽阔马路,一边是富于阿拉伯色彩的民房和迷宫似的曲径小巷、伤痕累累的古炮台。古老的两轮马车和新型的“奔驰”轿车并驶在高速公路上,骆驼可以悠闲地躺在拥有亿万资金的银行门前打盹。妇女们有的穿着从头到脚的传统黑色长袍,有的穿着裁剪新颖的巴黎时装。

2 传统君主国家的现代民主政治

哈马德是巴林国家的第二代国家元首,受现代西方文明的深刻影响,其作风与观念表现出海湾“现代派”领导人的特点。上台伊始的哈马德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现代化改革,这些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层面。其中最大的举措就是修改国家宪法、恢复议会,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哈马德说:“我们通过民主选举恢复议会的决心既然下了,就不会再走回头路。”^{[7]248}他以灵活务实的态度,一改昔日强硬的行事风格,采取协调与协商的方式与反对派对话,甚至满足反对派提出的诸多政治要求。

3 宗教传统与现代理念的和谐共处

传统是巴林民众的民族精神,是巴林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等组成的内在整体。伊斯兰教作为传统文化在巴林现代化进程中经过传承、整合,并融入现代。一方面,伊斯兰教在巴林的国人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巴林法律以伊斯兰教沙里亚法典为依据,全国一共有7个卡迪,即伊斯兰教法执行官。《古兰经》与沙里亚法典是所有普通学校的必修课。除普通学校外还设有专门的宗教学校,为当地培养教职人员。国内普遍遵行一日五次的礼拜及其他宗教仪式。一些伊斯兰妇女依然按照伊斯兰法的规定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开始在巴林各个层面崭露头角。巴林女性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日渐提高。2000年,国王任命了6名妇女为上院议员。2004年2月21日,开罗大学医学院的娜达·哈法兹女士被任命为卫生部长,她也是巴林第一位女部长。

4 传统工业与现代工业并列共生

未发现石油之前,巴林人民主要靠采集珍珠、捕鱼、经商艰难度日。20世纪30年代以来,巴林石油开采业与石化工业飞速发展,但其曾经赖以生存的传统工业却严重衰退,昔日的农牧业、珍珠采集业已成为明日黄花,现在只剩下一颗巨大的人工珍珠被架在巴林大道的纪念柱上,供后人缅怀昔日的“珍珠”岁月。为了解决单一石油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巴林政府利用部分石油收益,一边大力扶持保护传统工业,一边积极推进工业多样化的结构与格局。为此,巴林政府成立传统工艺品工业中心、国家博物馆与文化遗产村以及手工艺者媒介中心,来保护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传统工业。

如果说巴林在久远的古代就孕育着文明的种子,那么今天的巴林在成为一个有着自己文明传统的新兴国家的同时,也成为海湾地区的一颗珍珠。有着悠久历史的巴林,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实现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创造着美好的未来;在历史与现代文明的交融中,激荡出独有的文明,散发着极具特色的文化魅力。

注释:

- ¹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教授在《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发表《论人类文明交往》一文,首次系统论述了“文明交往”理论;其专著《文明交往论》的出版,使这一理论体系有了厚实的学术建构。此后,彭树智教授又推出《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3年)、《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构成了“文明交往”理论的三部曲。

参考文献:

- [1] 彭树智. 文明交往论[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2] 彭树智. 松榆斋百记: 人类文明交往散论[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5.
[3] 钟志诚. 中东国家通史·海湾五国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4] Charles O. Cecil Oman's Progress toward Participatory Government[J]. Middle East Policy, Spring 2006, Number 1.
[5]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Profile Bahrain[J]. London, 2006.
[6] 袁海. 巴林: 海湾小国涌动反美浪潮[N]. 青年参考, 2003-03-26(1).
[7]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阿拉伯新生代政治家[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敬 军)